

信息視閾下的海外中國文學研究述略

董舒璇 周 睿

西南大學文學院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於2021年出版了由陳威（Jack W. Chen）、戴安德（Anatoly Detwyler）、倪健（Christopher M. B. Nugent）、劉曉、阮思德（Bruce Rusk）多位學者共同編輯的《文學史視閾下的中國文學「信息」史》（*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A History*，以下簡稱《文學信息史》），¹為中國文學史撰寫開拓了「文學信息」這一新思路。此書著重探討通俗層面的信息是如何在古代被存儲、分類、檢索和傳播，又推衍至當下時空；進而又如何推動學界對中國文學史形成複雜且全新的認知。《文學信息史》延續西方學界解構主義、語文學等理論，以信息歷史學為主導，實踐信息與文學的相互嫁接。新世紀以來海外中國文學研究成果在傳統漢學研究上注重物質面向的轉向，而以「信息」為切入點的海外中國文學研究成為當下新的風口。信息歷史學應用於文學研究並非一蹴而就，在先前學者研究著作中可窺探「信息」方法論的些許端倪，而該理論本身也經歷了一系列發展。本文將分析海外中國文學史書寫和幾部涉及信息歷史學方法論的中國文學研究著作，批評信息視閾下中國文學的再呈現，總結信息視角的特點之優劣，希冀能為中國文學研究的轉向與總結提供啟示。

研究
綜述

1 Jack W. Chen et al., eds.,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中文名由筆者暫譯。

一、信息歷史學研究思路的發展脈絡

當代海外中國文學史書寫在吸收以往海外漢學方法論的同時，將信息歷史學作為一種新興的研究潮流。此外，這一思想方法亦體現於具體的中國文學研究著作中。「信息」作為啟發性視角，為如何對待與組織龐大繁雜的文學信息提供了新思路，也為學者鋪展推演邏輯觀點提供更清晰的框架。首先讓我們梳理信息歷史學的發展脈絡，以此窺見信息如何從自身領域出發進而與人文學科結合。

所謂的「信息歷史學」（亦稱信息史學，*Historiography of Information*）是指「將歷史和歷史認知及闡釋，抽象或解構到信息層面，系統地綜合運用信息、信息科學、信息化應用之相關理念、方法和技術支持及實現手段，來探討並深入研究歷史學領域的諸種問題的一門新興學問。」²以「信息」革新「史學」，打破自然科學與人文社科之間的壁壘，前者作為變革視角與途徑，後者則是變革之對象。在進一步的理論實踐中，信息歷史學同文學研究，乃至中國文學相互滲透結合、另闢蹊徑。

1948年，克勞德·艾爾伍德·香農（Claude Elwood Shannon, 1916–2001）發表〈通信的數學理論〉（*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一文，標誌著信息學理論的誕生。「信息」是關於某一事物的數據或事實。因科技發展，信息模式逐步從物質形態轉向抽象形態，通過多種媒體渠道獲取和傳播。「信息不僅

2 王旭東：〈信息史學的研究概要：定義、學術史脈絡和理論建構的主要內容〉，《國際史學研究論叢》第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頁277。關於信息史研究，參見 Geoffrey Nunberg, “Farewell to the Information Age,” in *The Future of the Book*, ed. Geoffrey Nunber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103–38; Michael E. Hobart and Zachary S. Schiffman, *Information Ages: Literacy, Numeracy, and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Daniel R. Headrick, *When Information Came of Age: Technologies of Knowledge in the Age of Reason and Revolution, 1700–18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James Gleick, *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2); Paul Duguid, “The Ageing of Information: From Particular to Particulat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76.3 (2015): 347–68.

是維繫現實世界的紐帶，更是現實世界的基本構成要素。」³ 從古至今，人們一直置身於收集、儲存、組織、傳播信息的過程與結果之中。1980年，電腦科學家安東尼·奧廷格（Anthony G. Oettinger，1929–2022）在思考知識與權力關係、預測二十一世紀初前景時，提出「每個時代都是信息時代」的觀點。⁴ 這一想法逐漸輻射至人文社科領域，激勵學者藉助信息視角重新思考社會、哲學、歷史、文學等學科的構成與發展。⁵ 例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發表《信息時代三部曲：經濟、社會與文化》，揭示新興社會形態。⁶ 二十一世紀初「信息哲學」（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學科確立，哲學實現「信息轉向」。2010年，歷史學家安·布萊爾（Ann Blair）出版《繁多未知：現代以前的學術信息管理》（*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首次將「信息」概念應用於「信息時代」以前的歷史時期，探討早期歐洲、伊斯蘭世界、中國的信息管理方式及接受情況，是為信息歷史學的先鋒實踐。⁷

信息歷史學也可同文學研究相結合。此處「信息」可以理解為有關書寫文本表徵的物質存在，包括其組成符號／文字，書寫文本的形式，文字、文書和文章的排序、存儲和檢索方式等等。信息視角指明文學的物質載體本身就進行著書寫與表達，無需創作者的介

3 王旭東：〈信息史學建構的跨學科探索〉，《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7期，頁173。

4 Chen et al., eds.,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xvi.

5 Michele Kennerly et al., eds., *Information: Keywor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1.

6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1996); Manuel Castells, *The Power of Identity* (Malden: Blackwell, 1997); Manuel Castells, *End of Millennium* (Malden: Blackwell, 1998); 曼紐爾·卡斯特著，夏鑄九、王志弘等譯：《網絡社會的崛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曼紐爾·卡斯特著，夏鑄九、黃麗玲等譯：《認同的力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曼紐爾·卡斯特著，夏鑄九、黃慧琦等譯：《千年終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7 Ann Blair, *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0.

入。在這一思想指引下，文學研究的對象從經典文學作品置換為邊緣性的文學附庸物，並致力分析文本的管理及呈現方式，擴展文學研究範圍，既包括文本內部組織單元的漢字、標點、排版等，又包括文本外部存儲結構的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等。⁸

學界對「信息學」的研究絕大多數集中於數位時代和西方語境的雙重屬性，而把信息歷史學放諸中國文學研究也能提供新的方法論指導，在具體應用過程中既蘊含以解構為內核的時代傾向，又包括以語文學為過渡的傳統研究方法。受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等多種西方文論指導，信息歷史學於域外中國文學研究實踐過程中還內含對既定的「消解」。這種「消解」是「反傳統」、「反經典」的途徑，試圖建立中國文學信息研究新方向。後結構主義在描述語言文本時，強調文本的意義產生於文本間的相互嫁接、寄生、雜交，文本性（textuality）亦是文本間性（intertextuality），進而取消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界限，實現互文性（intertextuality）。⁹ 文學的意義超出了傳統文本範疇，在更廣闊的領域內遊移，實現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所言「一切盡在文本之內」的真正內涵。同時，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提出「話語權力」概念，認為知識是權力作用的結果。¹⁰ 後結構主義學者克萊爾·科爾布魯克（Claire Colebrook）在《新文學史：新歷史主義與當代批評》（*New Literary Histories: New Historicism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書中談到，「文本的生產和流通對文本解讀至關重要……注重探究文本的話語及物質領域」。¹¹ 信息歷史學蘊含上述解構思想，利用「信息」媒介打破傳統文化史經典化、體制化的書寫過程，試圖還原歷史時刻中文學同各種社會力量相互作用並演變至今的過程。

8 Chen et al., eds.,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xvi.

9 馬海良：〈後結構主義〉，《外國文學》2003年第6期，頁62。

10 Michel Foucault,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ed. Paul Rabinow,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17.

11 Claire Colebrook, *New Literary Histories: New Historicism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28.

信息歷史學還以語文學（Philology）為銜接紐帶，幫助信息理論同中國文學實現融合。語文學是漢學研究的經典方法，立足書面文獻，致力於揭示其中的語言信息及歷史信息。¹² 語文學的研究方向包括翻譯、注釋古籍，分析文本的內容思想，考據疑難字詞和名物，而通過語文學可將中國文獻學納入研究範疇。中國文獻學同樣是對文獻文本等一系列物質載體進行分析，採取以考據學為主，輔以音韻學、訓詁學等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研究對象涉及文獻學史、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典藏學、古籍修復、圖書閱讀史、書籍史等。信息歷史學囊括了文獻學範疇，並以此為基礎開展具體研究，尤其在當今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領域，信息學技術和方法被應用於研究和分析文學作品和語言文化已是屢見不鮮，但信息歷史學與傳統語文學在研究對象、方法、目標上還是有所不同：信息歷史學關注的是歷史信息的生成、處理、傳遞和利用，使用數學、統計、邏輯和計算科學等方法來研究和解決問題，應用信息技術來提高信息處理和管理的效率和效能；傳統語文學側重於關照語言／文學的起源、演變、結構、語義和運用，利用文獻研究、語言分析、比較詮釋等方法來研究語言／文學文本，結合文化、歷史和社會背景等因素理解和詮釋語言／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故而人文意義上的語文學與科學意義上的信息歷史學並不能相互取代。

二、文學信息學研究之於海外中國文學的研究實踐

信息歷史化的文學研究在漢學界已有一些先聲和積累，諸如何谷理（Robert E. Hegel）《明清插圖本小說閱讀》（*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98）從明清插圖本小說的物理屬性入手探討圖像對於大眾／文人閱讀的（非）功用價值，

12 James Turner, *Philology: 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2-15.

借鏡西方印刷在宗教文化傳播上的影響論；¹³ 周啟榮《中國前近代的出版、文化與權力》（*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2004）從印刷對文化生產的影響角度考察晚明社會公共領域諸端；¹⁴ 柯馬丁（Martin Kern）在〈出土文獻中的《詩》〉（*The Odes in Excavated Manuscripts*）討論在不同的出土文獻中《詩經》篇章的異文是如何基於不同的信息媒介呈現出差異化的面貌，¹⁵ 而他新近的結集《表演與闡釋：早期中國詩學研究》（2023）則更為集中討論早期文本與宗教政治儀式等表演傳統之間的信息流動相關；¹⁶ 倪健《有詩自唐來》（*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2011）透過歐洲中世紀手抄本和記憶術的視角來審視唐代的詩作生成、傳播、改寫、保存等諸多物質文化史的問題，在前印刷時代歷史長河中的口頭和書面痕跡中找出邏輯關聯；¹⁷ 王宇根《萬卷》（*Ten Thousand Scroll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Poetics of 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 2011）討論印刷術在十一世紀普及之後讀書「破萬卷」物理實現與詩學實踐之間的關係，¹⁸ 胡明曉（Michael Hunter）的《中國早期思想詩學》（*The Poetics of Early Chinese Thought*, 2021）剖析《詩經》在形塑早期中國哲學

13 Robert E. Hegel,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何谷理著，劉詩秋譯：《明清插圖本小說閱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

14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周啟榮著，張志強等譯：《中國前近代的出版、文化與權力（16–17世紀）》（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

15 Martin Kern, “The Odes in Excavated Manuscripts,” in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ed. Martin Ker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149–93.

16 柯馬丁著，郭西安編，楊治宜等譯：《表演與闡釋：早期中國詩學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

17 Christopher M. B. Nugent, *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倪健著，馮乃希譯：《有詩自唐來：唐代詩歌及其有形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18 Yugen Wang, *Ten Thousand Scroll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Poetics of 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王宇根：《萬卷：黃庭堅和北宋晚期詩學中的閱讀與寫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傳統過程中如何在口頭傳播時代展現出獨特的信息傳遞與整理軌跡；¹⁹ 這些著作都帶有濃厚的信息歷史學研究理路，發掘了塵封中的文學物質信息，為後續「文學信息學」走向前景奠定了相當的基礎。而目前漢學界所見最具「信息文學」史觀的著作，前現代文學研究當以柯馬丁的《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in Shih-huang: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 2000）、²⁰ 田曉菲的《塵几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The Record of a Dusty Table*, 2005）為代表；²¹ 現代文學研究則以墨磊寧（Thomas S. Mullaney）的《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2017）、²² 石靜遠（Jing Tsu）《漢字王國：讓中國走向現代的語言革命》（*Kingdom of Characters: The Language Revolution That Made China Modern*, 2022）²³ 最具典型意義。

柯馬丁著眼於作為禮儀文化傳統載體的文學文獻，前文已提及他對《詩經》在不同信息媒介中的差異表現的關注，而問世於2000年的《秦始皇石刻》討論中華帝國最早的信息載體——秦始皇石刻文本，是其關注文本與禮儀的關係的經典力作。不同於先秦時期

19 Michael Hunter, *The Poetics of Early Chinese Thought: How the Shijing Shaped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20 Martin Kern, *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in Shih-huang: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0)；柯馬丁著，劉倩譯，楊治宜、梅麗校：《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21 Xiaofei Tian, *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The Record of a Dusty Tab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田曉菲：《塵几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22 Thomas S. Mullaney, *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7)；墨磊寧著，張朋亮譯：《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墨磊寧著，賴皇良、陳建守譯：《中文打字機：機械書寫時代的漢字輸入進化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3年）。

23 Jing Tsu, *Kingdom of Characters: The Language Revolution That Made China Moder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22)；石靜遠著，林華譯：《漢字王國：讓中國走向現代的語言革命》（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

信息傳遞以口頭和以甲骨、青銅器、竹簡、木牘等實物為信息傳載的主要方式，作為信息媒介的秦刻石既是大一統官方意識形態的表現，也有超時空性「永恆帝國」的政治寄寓；既是對周代（周秦）文學傳統的賡續，又是對宗教性儀式語境的展演。置於歷史書寫中禮儀與文本、威權與權威的背景下反思「暴秦」被掩蓋的實質，正是對前紙時代（pre-paper）信息生產、傳播、接受、流變的叩問。「以功證德」的秦刻石通過其「信息物質性」或可與《史記》書寫的「暴秦」本質形成某種文本文化上的對抗，或可視為「信息歷史學」的旁脈。

田曉菲的《塵几錄》寫於二十一世紀之初，彼時世界正值互聯網高速發展時代。作者在引言中援用馬庫斯（Leah S. Marcus）《未編訂的文藝復興》（*Unediting the Renaissance: Shakespeare, Marlowe, Milton*, 1996）裡的重要觀點，指出由電腦創作輸出、複製傳播所導致的「原本」與「複本」問題，每個人皆可成為創作者及印刷者的現象；加上後結構主義理論進入研究視野，這些現狀使得學界對文學載體穩定性的認知開始發生轉變，視之為變幻的實體。²⁴ 田曉菲便是將數字信息特質應用到中國文學研究中，重新思考在紙本時代，手抄本的書寫形式。手抄本作為特定時期傳播知識和信息的重要途徑，具有開放性的特質，即任何人以各式目的都可以參與手抄本的創造。田曉菲藉助手抄本媒介，將陶淵明置於歷史、社會、文化環境中，重新考量其形象是如何被後世逐步建構，由此批判反抗闡釋霸權；其中也包括了對語文學的革新反思，即不再將考證作為維護經典的工具，而要求運用語文學重新檢視固化成規的「真理」。田曉菲雖未指明對信息歷史學的應用，但透過其研究思路不難看出二者之間的共鳴，皆是以「信息」思維方式來重新審視過去的文學物質載體，使被忽視之物再度顯現，思考「物質文化和技術的發展如何反之影響人們感受認知世界的方式」。²⁵

24 Leah S. Marcus, *Unediting the Renaissance: Shakespeare, Marlowe, Milt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26–27.

25 Tian, *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9；田曉菲：《塵几錄》，頁9。

相較於前二書關注於前紙時代與紙本時代的不同信息載體的前現代（pre-modern）文化意義，墨磊寧的《中文打字機》則呈現出更加濃厚的信息歷史學「當代／西方」特色，他本人也曾是《文學信息史》「漢字輸入法」（Character Input）篇目的寫作者。此書於2017年出版，隨後在2022年、2023年被中國內地與臺灣相繼翻譯成中文，可見其回傳至中文學界備受重視。墨磊寧將目光聚焦於信息時代下漢字融入數字模式的變革圖景，呈現文學信息如何同歷史語境彼此交匯。他在書中依託「器物史」（Object History）以及電腦科學新視角，透過一系列中文打字機實驗，挖掘中文輸入包含檢索的特殊性，重構技術語言學，確保漢字「音—義—形」的歷史連貫性。此外，墨磊寧也在結語處提到即將出版一部研究中文電腦歷史的著作，即於2024年出版的《中文電腦：信息時代下的全球史》（*The Chinese Computer: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Age*）。²⁶ 墨磊寧在此書中回顧中文計算技術的演變歷程，呈現電子中文輸入法軟件的發展及其對中文書寫方式的影響，展示中文電腦革命打破西方既定認知，探討文化與電腦之間的雙向互動。

隨後亦有石靜遠於2022年出版《漢字王國》。該書聚焦漢字信息的現代化歷程，結合漢字改革者與管理者，講述漢字書寫如何逐步實現標準化以適應現代世界，乃至走向技術前沿。從二十世紀初起，中國發明家嘗試在字母打字機和電報機上應用漢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開啟漢字編碼輸入系統的探索；如今，漢字輸入已絲毫不遜於任何字母文字。更重要的是，本書將漢字百年發展史置於國際視野下，把漢字同國家發展、技術更新相結合，這也說明漢字信息的管理和發展不是孤立存在，而是處於時代語境中。可見，信息歷史學為漢語文字學研究增添了厚重感。事實上，石靜遠曾在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撰寫〈林語堂與「明快」打字機〉與〈穆斯林與中國拉丁化新文字〉兩章，對漢字信息現代化的關注由來已久，她與墨磊寧的研究同中有異、各有側重。

26 Thomas S. Mullaney, *The Chinese Computer: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24).

三、文學史書寫之集大成：以《文學史視閩下的中國文學「信息」史》為標誌

信息歷史學模式不僅體現於具體的海外中國文學研究著作，也應用於文學史書寫 / 重寫。對中國文學史的書寫，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時間裡，隨著時代的推演，學術資源、意識形態和文學史觀也不斷發展。從文學與社會歷史機械結合，服務於「民族國家」（Nation-state）、建構民族身分；到受結構主義和形式主義影響，著眼於文學文本；再到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興起，文學史觀轉向文學物質主義與新歷史主義。²⁷ 而每一部重寫的文學史都立足於當下時空和具體的編寫者，不同階段的研究視野和範式更迭革新，促使海外中國文學的新興研究、討論、著作大量湧現，學界學者逐漸意識到寫作中國文學的複雜性與重要性——這些因素共同構成域外中國文學史重新書寫的潛在動因。進入二十一世紀，海外漢學界陸續出現由梅維恆（Victor H. Mair）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1）、²⁸ 孫康宜（Kang-i Sun Chang）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²⁹ 王德威主編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2017）³⁰ 等中國文學史的代表性著作。這些域外中國文學史書寫從不同的視角切入，力圖呈現更為現實、豐富、新穎

27 王敏：〈《劍橋中國文學史》與新文學史學〉，《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頁94-95。

28 Victor H. Mair,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梅維恆編，馬小悟、張治、劉文楠譯：《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

29 Kang-i Sun Chang and Stephen Ow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劉倩、王國軍等譯：《劍橋中國文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臺北：聯經，2016-2017年）。

30 David Der-wei Wang, ed.,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7); 王德威主編，張治等譯：《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臺北：麥田，2021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

的中國文學史圖景。這些文學史的書寫過程，可見諸如強調文本的物質載體、歷史語境等信息歷史學的某些特質，而《文學史視閩下的中國文學「信息」史》的問世，則是對該理論進行全面深入、具體而微的應用。儘管梅維恆在書評中已指出，《文學信息史》「根本不是一部中國文學史」，「我們幾乎找不到關於文學作品和作家本身的內容，取而代之的是有關書寫文本表象的海量數據——其組成符號／文字、書寫文本的性質和形式，文字、文書和文章的排序、存儲和檢索等等」，並提及其受益於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的《中國歷史新手冊》（*Chinese History: A New Manual*, 1973/1998–2022）的思路與體例，但仍然大力肯定這是一部注解中國文學信息、理解信息理論與信息化文學現象的百科全書。³¹

《文學信息史》解構傳統文學史書寫，依據信息歷史學存儲、編碼、分類和傳輸信息的方式，重新整合、梳理中華三千年卷帙浩繁的文學信息。此書根據從小到大、依次遞增的信息單元，將中國文學劃分為文詞、文獻、文彙三大板塊。文詞（Information Management at the Level of the Word）的範疇是基於單篇文本內的元素，其中包括文字（Graphs）、詞語（Lexicons）、文段（Text and Textual Divisions）、評注（Commentaries），共 19 章；文獻（Information Management at the Level of the Document）則指向多篇文本集成的書籍，囊括文集（Anthologies）、百科（Encyclopedias）、史纂（Histories），共 21 章；文彙（Information Management at the Level of the Collection）是由多部書籍構成的單位，含有館藏歸檔（Libraries, Museums, and Archives）、書目索引（Bibliographies and Indices）、叢書期刊（Serial Publications），共 18 章。全書共計十大分類，58 章。每一類中的章節又按照發展的時間順序逐步推進，乃至直指網絡時代下的文學。其次，《文學信息史》在信息歷史學的框架結構下又綜合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

31 Victor H. Mair, "Book Review: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A Histor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eptember 2022), accessed September 30, 2022, <https://u.osu.edu/mclc/book-reviews/victor-mair/>.

具體考量文學如何受之影響，又如何以自身獨特方式作用於外界，重新思考中國不同時代、地域、文類的文學生產。例如「文集」部分，分為古代早期文集，中古中國文集，帝制晚期文集類之詩集、文集，古代文集類之宗教文選、小說選、戲曲選等，現代文集包括文學作品選、劇本選、教科書等，並不局限於傳統文類排列。此外，《文學信息史》在信息歷史學的指引下極為重視中國文獻學傳統，探討中國從古至今的文學文本組織模式，以此與西方信息學的「當代性」有所區別，適用於中國／東方獨特而悠久的文本生產史，有意識地納入文獻學音韻、批注、館藏歸檔、書目索引等類別。但不同於文獻學以文學為核心的研究方法，信息歷史學認為文獻信息時刻處於流動狀態，在此過程中人發揮著主體性，介入並影響文學。以第 17 章「小說批注」為例，首先闡述物質層面上的小說批注形式、排版及功能上的演變和發展，其次探討批注作為媒介，如何整合評論家與作者、讀者之間的關係。小說評論家在批注過程中掌控信息流，承擔起審查文本和監督內容的新任務與新權威，由此影響作者創作與讀者閱讀的交互過程。

總之，《文學信息史》在重寫文學史上以「信息」為綱，重塑對中國文學史的認知角度和思維體系，讓文本生產、流傳、消費、儲存在不同層級推動，於物質史和思想史研究上另闢蹊徑。「信息」對於文學研究究竟帶來了甚麼樣的新視角，梅維恆認為「其從過去／現在如何管理和組織中國文學信息的角度這一全新方式來審視和解釋文學信息學領域，這與研究文學文本及其文學史本身是截然不同的。」³² 而何谷理教授則在書評中更為旗幟鮮明地指出，「此書力圖使中國文學研究與其他主要參照歐洲傳統編纂的信息史參考書同步，利用工程和計算中的信息概念拓展人文科學的領域，展示了中國自古以來是如何構思、控制和傳播信息的」；這些關於信息、文本和管理的概念並不一定對應於特定的中國傳統術語，不過，這些非本土概念對闡釋中國文學傳統的發展仍然有所裨益，運用到中國文

32 Ibid.

學研究上則可以傳統語文學 / 古典文獻學為銜接紐帶。³³

除此之外，此書實際上還提供了一個「技術」角度去審視中國文學。沿用韋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和沃倫（Austin Warren，1899–1986）的《文學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所提的文學的「內部研究法」（Intrinsic Approach）與「外部研究法」（Extrinsic Approach）的觀點，³⁴ 從文字到文本，再到文獻與文學的物質載體、社會組織形式等皆可由此鏈接縫合。簡單說，我們可以認為信息視角讓我們關注到信息的組織過程及信息負載的統計功用性，將文學的寫作、編纂等看成一個處理、呈現、保存、傳遞信息的「技術」，而文本本身也需要同樣的技術處理，瞭解文學文本是如何在交流和控制的文化體系中成為被存儲、處理和傳輸的信息的。³⁵ 由此，通過信息的「技術」角度去研究中國文學或重審中國文學史，就具有別樣的創新理路。

四、信息視閥之於中國文學研究的批評新意義

信息視閥下的中國文學研究，不專論作品內容、作家書寫，也不特意考慮文學的審美特質即「文學性」的表現，而是將重點置於文學物質形態的搭建，開闢一套以信息單元為研究對象的文學框架，重現被傳統中國文學敘事所忽視的「不可見」之物；在此過程中，其強調文學的物質性及互文性、擴寬文學研究範疇，將文本信息納入歷史社會中，分析文學如何同政治、經濟、文化因素互相交織，同時考慮其中的信息負累問題，試圖探索中國文學本真的更多樣貌。因此，信息視閥下中國文學研究的再呈現具有以下方法論上

33 Robert E. Hegel, "Book Review: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A History*,"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74 (2022): 281–85.

34 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42–1956); 韋勒克、沃倫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

35 Chen et al., eds.,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xxv–xxvi. 這裡我們要感謝一位匿名評審者為筆者指正。

的批評新意義：

（一）文學的物質性轉向

儘管網絡時代的文學信息開始以數字形態呈現，但自古以來，具象的物質載體依然是存儲、傳輸和檢索文學信息的主要手段。在歷史朝代的更迭下，文本雖受到審查和破壞，但仍有倖存之物。漢語文本信息庫具有經典的連續性，文本的長久傳播取決於物質與文化的持久性，前者源於介質本身的穩固性及印刷過程中產出的大量副本，後者基於歷代作家、評論家、編撰者、出版者在讀者或委託人要求下持續開展創作生產。³⁶ 信息視閥下的中國文學研究是將文學回歸至物質信息領域，通過剖析文學的物質性演變過程，更好地瞭解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與文學。

物質文化早已被學者有意識地納入文學史書寫。在《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導言中，宇文所安特別指出文本的建構與成就，即紙張與印刷術共同推動了知識的傳播。³⁷《文學信息史》在此基礎上，藉助信息歷史學放大了物質文化的重要性，並以此作為搭建中國文學史的框架和主體。首先，《文學信息史》對物質文化進行系統分類，從信息管理的文字層面到文檔層面、再到收集層面，把中國文學劃為「文詞、文獻、文彙」等級，這一新型統籌方法實現了中國文學史的信息歸檔化的整體性。其次，在不同層級內又包含具體的物質文化構建過程。以「文詞」為例，先在「漢字」部分討論漢字的發源、改革；「字典」一節緊隨其後；漢字成系統後便導向「文本及文本劃分」的句、段、章；隨後在文本基礎上再分析「批注」。四部分環環相扣、層層遞進，共同呈現了「文詞」這一物質形態的形塑及演變過程。可見，信息視閥下的中國文學史書寫不僅將視角聚焦於漢字、選集等實存的物質形態，而且更進一步揭示物質文化組織發展的內在邏輯。

36 Chen et al., eds.,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xvi-xvii.

37 Chang and Ow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xx-xxi；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簡體版），頁 12-13。

此外，信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不單單將文本作為文學的物質載體、作家的寫作工具，更強調文學文本自身的書寫與建構。信息單元的基礎特性、操作模式會影響具體的文學創作、傳播過程。信息視闕下文學的物質性轉向就要求回到文學生產的源頭，從物質載體的言說屬性來重新思考文學。柯馬丁《秦始皇石刻》考察秦刻石的大一統政治與文化語境，在第五章以物質性信息去印證《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司馬遷史料的合理性，是早期中國文史互証的絕佳範例。³⁸ 田曉菲《塵几錄》藉助手抄本流動性、開放性特質所提供的改造空間，思考「被淘汰的手抄本」及「異文」的存在，以此解構陶淵明的經典性與權威性。在第六章「實 / 石證」中田曉菲提及碑文石刻這一信息物質載體：看似堅硬穩固的碑石文字也因自然侵蝕或人為修改而處於變動之中。³⁹ 作者通過追溯文本流動、舛誤和變形的過程，探討信息物質是如何創造文學意義。墨磊寧《中文打字機》則由中文打字機承擔起物質轉向任務。「不同於字母的打字—組合過程，中文輸入是一種檢索—組合過程」。⁴⁰ 中文打字機獨特的信息操作特質，促使中西方學界「對長期以來關於技術語言學現代性的種種預設進行審視和解構」，⁴¹ 擺脫雷明頓打字機和 QWERTY 鍵盤所代表的正統觀念的束縛。石靜遠《漢字王國》則著眼於漢字實體，呈現漢字改革發展的歷史。作者提及漢字是由一筆一畫構成，識記漢字需要高度依靠視覺和觸覺反覆抄寫，這些漢字特質使得書法成為一種靜思的藝術形式。⁴² 漢字為適應時代潮流實現簡化與拼音化，這一物質形態的演變也以無聲方式展現了中國現代化進程。

在文學研究中透過物質文化視角來細讀文本的方法方興未艾，

38 Kern, *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in Shih-huang: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 chpt. 5; 柯馬丁：《秦始皇石刻》，第 5 章。又見 Yuri Pines, "Book Review: *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in Shih-huang*," *Bulletin of the Jao Tsung-I Academy of Sinology* 1 (2014): 443–51。

39 Tian, *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203; 田曉菲：《塵几錄》，頁 188。

40 Mullaney, *The Chinese Computer*, 318; 墨磊寧：《中文打字機》（簡體中文本），頁 398。

41 Idem, 30; 同上注，頁 47。

42 Tsu, *Kingdom of Characters*, 14; 石靜遠：《漢字王國》，頁 11–12。

像是曹中玉 (Joanne Tsao) 《中國文學圖景中的鄴城》 (*The City of Ye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Landscape*, 2020) 分析物質遺跡與文學圖景之間的信息互動，其中文學的物質性研究對象突破了文本範式，以獨特的空間氣質訴說著物質現實是如何逐步轉變為文學想像的；袁書菲 (Sophie Volpp) 《虛構的實質：中國文學中的物件》 (*The Substance of Fiction: Literary Objects in China, 1550–1775*, 2022) 討論文學表現中物件的歷史性與文學性 / 真實性與虛構性等「反物質」信息傳遞；李惠儀 (Wai-ye Li) 《物之願與妄》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Things: Literature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22) 從器物的獨特屬性、器物與文人的交互關係，重審明清文學與美學情感 / 物質文化與文學 / 思想史和藝術史的信息交匯等，⁴³ 均可謂對這一研究方法與熱點的回應。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物質文化研究在藝術史領域早已風生水起，例如藝術史家巫鴻 (Wu Hung) 把「空間」當作美術史的方法論，藉助器物、墓葬、卷軸、屏風、壁畫等物質載體，置於「總體空間」裡去體驗物質視覺空間、知覺空間和經驗空間的差別，把空間概念上升到圖像、形式之上而達到「多維指涉」來分析墓葬空間、敦煌空間、女性空間等，即為典範一例。近年來文學史家也多藉由藝術再現的信息視閥去重審文本，除了上文提到李惠儀新著之外，艾朗諾〈明清繪畫中的杜甫詩句〉 (*Ming-Qing Paintings Inscribed with Du Fu's Poetic Lines*, 收入 *Reading Du Fu: Nine Views*, 2020) 一文也是一例。⁴⁴

43 Joanne Tsao, *The City of Ye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Landscape* (Leiden: Brill, 2020); Sophie Volpp, *The Substance of Fiction: Literary Objects in China, 1550–177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Wai-ye Li,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Things: Literature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44 Ronald C. Egan, "Ming-Qing Paintings Inscribed with Du Fu's Poetic Lines," in *Reading Du Fu: Nine Views*, ed. Xiaofei Ti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0), 129–42.

(二) 語境下的文學信息與知識譜系

文學物質信息不是孤立的，而是置於多重社會背景中。孫康宜在《劍橋中國文學史》中文版序言中提出「文學文化史」(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的研究方法，⁴⁵ 文學文化是以文本為中心，透過文化語境剖析文學文本，基於時代現實考察文學文化。這一點亦體現於信息歷史學的應用實踐中，藉助物質信息將文學落回實處，結合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多學科視角，重新審視由統治階級、作者、出版商、評論家、社會族群、性別階層等各要素共同組成的多元互動場域 / 生態，由此對文學信息作出儘量全面而詳盡的解讀和批評。

文學信息的生產、傳播，往往受到權力中心的委託或支持；繼承政治意志的文學物質性載體又以獨特形式指導群眾使用文學，文學文本也因此充斥著意識形態的爭執。但文學並非絕對服從政治，亦會保持其自主性。《劍橋中國文學史》開篇柯馬丁對銘文的書寫就呈現出上述特點。中國早期歷史中的青銅器銘文源自政治記錄的需要，隨著周王朝後期中央集權的弱化，統治階級為拯救行政危機而改革官僚體制，王室儀式因此複雜化。這導致青銅器載體開始大規模生產，套件日益增多。⁴⁶ 而立足於當下，重新審視千年以前的青銅器銘文，這一物質信息已然成為承載祖先信仰、蘊含神靈力量的象徵物，在美學意義上具有獨立的價值。漢學著作諸如陸威儀《古代中國的書寫與權威》(*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1999) 研究中國早期各類著作如何體現帝國權威，使得王權藉助文學文本跨越世紀得以延續；⁴⁷ 康納瑞《文本帝國》(*The Empire of the Text: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1999) 討論了漢代語境的文本性、文本權威的運作模式與話語體系、文學在文本帝國

45 Chang and Ow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簡體版），頁 2-3。

46 Chang and Ow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0; 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頁 36。

47 Mark Edward Lewi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中的地位，為分析早期帝國精英與社會意識形態提供新框架；⁴⁸ 阮思德《評論者與箋注者》（*Critics and Commentators: The Book of Poems as Classic and Literature*, 2020）展現了評論者與箋注者兩類群體基於《詩經》展開的學術爭奪，也都在討論「文本權威」的文學史中有關書寫文本表徵的物質存在的「文學信息」。⁴⁹ 而《文學信息史》第三章檢字系統也同樣體現政治、經濟、倫理等多種元素。以許慎《說文解字》為例，作者闡述其中的政治語義，即「在部首『一』之下，刻意安排意為『偉大』之字，如元、天、丕、吏，而放棄寓意不祥之字」。⁵⁰ 檢字系統作為查找、分類工具，暗含文學審美的至高性而突破了文學領域既有畛域，成為了權力手段，求知者在搜尋字義時潛移默化地吸收這套政治觀念；但檢字本身又具有獨立性，即便「社會政治和技術條件發生巨變，檢字所涉及的生理及心理習慣始終在文學實踐中根深蒂固」，⁵¹ 甚至進入通訊網絡時代、應用於鍵盤。當置身中文打字機時代，墨磊寧《中文打字機》中再度呈現文學信息這一特質。第七章「打字抵抗」便是將中文打字機及打字運動置於政治語境下談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剛剛成立，蓬勃開展的社會政治運動需要大量及高效的宣傳，這刺激了中文打字機的發展，各地打字員開展一系列技術語言實驗，使得應用新式漢字編排法的中文打字機問世。石靜遠《漢字王國》則體現了漢字的發展歷程是如何同內戰衝突、外國入侵、外交成敗等政治要素緊密交織，透過普及漢字、把握漢字未來，以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理想，例如將提高大眾識字率作為教育改革重要專案。作為文化的載體，文本未必是文字化的，陸曉寧《鍛造社會主義主體》（*Moulding the Socialist Subject: Cinema and Chinese Modernity, 1949–1966*, 2020）對流動電影放映員身為影像運載者、知識傳

48 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 *The Empire of the Text: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Washington DC: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49 Bruce Rusk, *Critics and Commentators: The Book of Poems as Classic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20).

50 Chen et al., eds.,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59.

51 *Idem*, xix.

播者、政策宣講者、技術支撐者的多重身分進行討論；⁵² 羅芸《社會主義新生事物》（*Newborn Socialist Things: Materiality in Maoist China*, 2021）對聲音政治的研究，旨在通過聲音想像構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聽覺共同體」，探討廣播喇叭和收音機普及的意義，⁵³ 同樣放眼文化的物質載體在具體特定的語境中所呈現出意識形態的時代意義。

由於印刷術的發展、社會的商品化，中國文學文本信息不再「鎖於深宮」，開始以文化商品的形態流通，透過信息流通的角度可以很好地觀察這一連貫的歷史現象，瞭解作為文化商品的文本流通與之前時代有何不同。中國歷史上對科舉相關書籍的需求長盛不衰，讀者消費、購買文學文本的行為，實際上指涉個體對體制權力的追求、對社會地位提升的渴望。《文學信息史》第29章提到教科書選集一直是出版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既是科舉考試的學習輔助工具，又是建立和複製當時正統知識的手段。進入二十世紀，面向初高中生的教科書文集，不論在文學文本的編纂組織層面，還是在出版消費的商業經濟領域，都具有強大競爭力。教科書的選段多涉及道德模範、愛國主義、家庭和諧等主題，體現編輯乃至國家的文化意識形態。除了官方出版物，民間文學出版物亦呈現複雜景觀。古代出版商出於經濟考量，將基數龐大的普通群眾作為消費群體，加之有恪守儒家傳統規範文人的幫扶，共同促成文學文本向通俗化過渡。其在「館藏歸檔」類別中又提到宋代至清代私人印刷領域催生出一種文學經濟模式：起初，一些收藏家出於榮譽需求，推出自己的印刷品，未有謀利之念；但在後續發展過程中造就了印刷品的文化資本價值，文學信息成為身分的確證，推動文學進入經濟領域。這一觀點也在《塵几錄》中得到體現。田曉菲在第一章「得失之間」指出，古今學者在混雜流動的手抄本中不斷「求真」。隨

52 Xiaoning Lu, *Moulding the Socialist Subject: Cinema and Chinese Modernity, 1949–1966* (Leiden: Brill, 2020).

53 Laurence Coderre, *Newborn Socialist Things: Materiality in Maoist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著「印刷術普及、書籍市場擴大、藏書熱情提升、宋元善本書價值增長」，⁵⁴ 使得高質量的宋版陶集大受追捧，刺激文學資本而帶來書籍市場的繁榮。作者援引顧自修記敘好友周春獲得這一珍本的前後過程，展現了個體借文學消費體現審美等級、印證自身社會階級歸屬的狂熱。而田曉菲本人在《牛津中國古典文學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2017）撰寫「文學知識的學習：類書與書鈔」（Literary Learning: Encyclopedias and Epitomes）一節時以文學性不高的類書與書鈔為對象，闡述其對特定讀者群（如帝王皇室）的文學影響力，從其體例對文學創作中的「對偶」習得的直接作用來界定它們對中古文學的價值和意義，事實上也是一種文學信息學的視角呈現。⁵⁵ 田曉菲指出類書這一文學載體成為展示國家文化力量和政治權力的方式，以梁代類書為例，類書被視為文化威望的象徵，梁武帝為超越弟弟蕭秀委託文人劉俊編寫《類苑》，隨後招攬英才編纂更為宏大的《華林遍略》，從主題、跨度、規模上體現「帝國觀」，反應自身的政治願景，也展現出信息視野下「知識譜系」的建構歷程。

信息歷史學還在特定的社會族群、性別、階層的文學生產、傳播上留下鮮明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烙印，文學選集的保留傳世就為研究特定群體提供了直觀的歷史信息，這類學術探討見諸伊維德（Wilt L. Idema）《朱有燉的雜劇》（1985）對明初雜劇劇本的研究、陳韻沅《逍遙與散誕》（2010）對明代中葉散曲集的研究、方

54 Tian, *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15–16；田曉菲：《塵几錄》，頁15–16。

55 Wiebke Denecke, Wai-Yee Li, and Xiaofei Ti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000 BCE–900 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32–46.

秀潔《卿本著者》(2008)對明清閨秀選集的研究，⁵⁶還有吉川幸次郎(Yoshikawa Kōjirō)著，魏世德譯的《金元明中國詩選》(*Five Hundre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 1150-1650: The Chin,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1989)、羅郁正等的《清代詩詞選》(*Waiting for the Unicorn: Poems and Lyrics of China's Last Dynasty, 1644-1911*, 1990)等斷代文選，⁵⁷孫康宜與蘇源熙合編的《傳統中國女性文人作品選》(*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2000)、伊維德與管佩達合編的《彤管》(*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 2004)、方秀潔主編「明清婦女著作」資料庫等女性文選，⁵⁸史麻稞與吳存存合編的《古代中國同性書寫文選》(*Homoeroticism in Imperial China: A Sourcebook*, 2012)等酷兒文選、⁵⁹伊維德的《滿清女文人文選》(*Two Centuries of Manchu Women Poets*, 2017)、趙雪瑩的《子弟書》(*Bannermen Tales (Zidishu) : Manchu Storytelling and Cultural Hybridity in the Qing*

56 Wilt L. Idema, *The Dramatic Oeuvre of Chu Yu-Tun* (Leiden: Brill, 1985); 伊維德著，張惠英譯：《朱有燉的雜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Tian Yuan Tan, *Songs of Contentment and Transgression: Discharged Officials and Literati Communities in Sixteenth-Century North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0); 陳韻沅著，周睿譯：《逍遙與散誕：十六世紀北方貶官士大夫及其曲家場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Grace S. Fong, *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方秀潔著，周睿、陳昉昊譯：《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別身分、能動主體和文學書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年)。

57 Yoshikawa Kōjirō, *Five Hundre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 1150-1650: The Chin,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rans. John Timothy Wixt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Irving Yucheng Lo and William Schultz, eds, *Waiting for the Unicorn: Poems and Lyrics of China's Last Dynasty, 1644-191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58 Kang-i Sun Chang et al., eds.,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Wilt L. Idema and Beata Grant, eds., *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Grace Fong, ed., *Ming-Qing Women's Writings*, accessed July 25, 2024, <https://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

59 Mark Stevenson and Wu Cuncun, eds., *Homoeroticism in Imperial China: A Sourcebook* (London: Routledge, 2012).

Dynasty, 2018) 等族群文選⁶⁰一類的代表作。《文學信息史》也體現了這些特質。第 17 章「小說批注」中提到女性書寫，清代王希廉的《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序詩由其妾室周綺所作，這「史無前例地將女性的抒情反饋納入主流文本」，⁶¹也說明女性讀者群愈加龐大；第 23 章「晚期文選」中涉及女性主題，陳繼儒《古文品外錄》選集將女性寫作作為批評傳統科舉考試文化的工具，趙世杰《古今女史》、班昭《女戒》則強調女性寫作中的傳統儒家美德。⁶²墨磊寧在《中文打字機》中也談到中文打字機背後文秘工作的性別境遇，石靜遠《漢字王國》則發現女書打破父權式權威敘事，為漢字簡化提供啟示，這些彼此照應均可見信息歷史學視閥下的中國文學研究的跨學科新動向，這在下一節將繼續展開討論。

(三) 文學研究範疇延展之優劣

信息歷史學從信息標準分析文學的發展推演，必然突破傳統文學文類的界定。文學信息的媒介性特質格外強調交互過程，即縱向上保持歷史連續性、橫向上實現範圍的完整性，進而擴寬文學研究的時空範圍。此外，海外漢學界還逐步開拓信息載體，而這一系列研究範疇的延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呈現「信息負累」問題。

《文學信息史》按照物質信息的規律和需求延展文學類別，例如韻母表、字典、教科書、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期刊、網絡文學等等。信息歷史學視野也開闢出新的學術領域，比如《中文打字機》和《漢字王國》兩部著作將中文打字機作為獨立的文學研究領域。《文學信息史》藉助信息媒介，既打通文學時段、又面向世界各地的漢文化圈（這一思路在前期《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牛津中國古典文學手冊》等文學史書寫中

60 Wilt L. Idema, *Two Centuries of Manchu Women Poe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Elena Suet-Ying Chiu, *Bannermen Tales (Zidishu): Manchu Storytelling and Cultural Hybridity in the Qing Dynas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61 Chen et al., eds.,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174.

62 Idem, 237.

已成為一種學術範式），實現中國文學的通史性與整體性，例如，時間上的延展以「文詞」板塊為例，「文字」類別探討漢字檢索功能應用於現代鍵盤；「字典」類別從《爾雅》、《說文解字》談論到千禧年後電子詞典成為主流形式；「批注」類別則闡述早期古典評注走向通俗流行的現代讀本。空間上的延展以「海外華文報刊」為例，剖析東南亞、美國、法國的華文報紙發展情況，認為「華文報紙屬於完全意義上的跨國現象」。⁶³ 空間層面的拓展也體現於《中文打字機》和《漢字王國》中：《中文打字機》突破中國地理疆域，談論西方打字機集團諸如雷明頓、安德伍德、奧利維蒂等也試圖進入中文市場。由於上述公司的失敗，作者又將視角轉向亞洲，考察日本萬能式打字機的歷史及其對中文打字機的影響，彰顯出中文打字機並非局限於本國範疇內，而是同周遭世界發生聯繫。《漢字王國》中呈現的漢字拼音化過程也是文學跨語際、跨空間交流實踐的體現，文學信息開始化被動為主動，自覺將空間範疇納入思考。隨著歷史的發展，中國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漢字羅馬化系統，不僅應用於國內，還要推廣於國際，考慮外國人的訴求與發音困難問題，使漢字走出國門、邁向世界，這一趨勢打破漢文化中心論（Sino-centrism）。至於在更廣闊的區域背景下反思性的文學研究，見於關詩珮《譯者與學者》（2017）對威妥瑪在漢字國際化中的信息作用分析在翻譯研究和漢學史突顯香港在英國漢學形塑過程中的角色、位置及功能；⁶⁴ 鄧津華《臺灣的想像地理》（*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2004）討論了清代殖民旅遊書寫與地誌圖像，在中華帝國版圖擴張過程與族群差異的意識形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⁶⁵ 均屬反思「文學信息」之「中

63 Chen et al., eds.,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561.

64 關詩珮：《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年）。

65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鄧津華：《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想像（1683–189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年）。

國性 / 中華性」的代表之作。

可喜的是，海外漢學界在拓寬延展文學研究範疇也做了諸多信息載體面向的努力，以工具（書）的方式將中國文化 / 文學 / 文獻術語變得愈發清晰可辨，相關著作包括文學研究手冊《印第安那中國文學研究手冊》、《夏威夷中國傳統文化手冊》、《牛津中國古典文學手冊》、《上古與中古中國文學手冊》，⁶⁶ 傳記資料《哥倫比亞大學明代名人傳》、《唐代文人傳》以及數字資源「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⁶⁷ 歷史百科全書《中國歷史新手冊》等，⁶⁸ 這些工具書都依託文學信息學，為創設更為可信而多元的文學研究圖景提供基礎服務。像是 CBDB 突破了物質文本的局限，實現了史料的「數據化」，除了可查詢、下載信息外，亦可進行統計分析、地理空間分析與社會網絡分析，這得益於人物信息條目之間是按照特定關係進行編排與儲存的。這類動態運轉的电子數據庫從「信息」角度必定會推動當下文學研究載體朝著新時代互聯網領域拓深發展。

雖然信息歷史學視角開拓了文學研究的既定範疇，動搖了作家作品的經典地位，但也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文學的邊界性與穩固性，將更多瑣碎內容和研究對象納入文學領域，導致信息負累。儘管納入大量原本邊緣的文本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原來就已經在採用的方法，並非信息視閥之下的獨特產物，然而就中國文學研究而言，在文學史和文本生成的歷史場域裡信息過載，往往會

66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ed.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2 vol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1998); Victor H. Mair et al., eds, *Hawai'i Read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David R. Knechtges and Taiping Chang, eds,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Leiden: Brill, 2010–2014).

67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and Michael E. Naparstek,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ang Dynasty Literat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22); Harvard University, Academia Sinica, and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 accessed January 1, 2018, <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bdb>.

68 Endymion Wilkinson, ed., *Chinese History: A New Manua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2017).

給文本生產者、傳播者與接收者帶來某種焦慮感，如前文所引胡明曉《中國早期思想詩學》所述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定型中講與敘、詩與文之間的競爭；柯馬丁《秦始皇石刻》對「銘刻」展現帝國意識的執念；王宇根《萬卷》在印刷術盛行、文書獲取變得容易之後對「萬卷」的物質性擁有的追求；何谷理《明清插圖本小說閱讀》對閱讀模式的改變與衝擊的討論，以上個案研究皆討論了面對「信息負累」而產生的困惑與對策，使得研究可能不只是「純文學」研究，而呈現出「跨學科」的特點，一如《劍橋中國文學史》編纂者所聲稱的「文學文化史」概念，研究的前景與背景越發模糊，從而衝擊文學研究的主旨和本質。

另一方面，過載的信息量、相互抵牾的內容不僅使文學研究變得龐雜，置於「技術」角度來看，同樣也讓讀者陷入選擇和甄別信息的困難之中。就信息載體的中國語境化闡釋而言，以中文打字機為例，墨磊寧與石靜遠都涉及中文打字機的研究，但內容有所重疊又相互分立。石著傾向於探討中文打字機的歷史背景與時代價值，借此輔助漢字研究；而墨著則立足於中文打字機本身，強調其發展脈絡與內在機制。而這種近似主題要求接受群體在閱讀後對信息進行選擇、分類、提煉，在解構的同時也擁有了更多自主闡釋空間，使文學經典領域成為眾聲喧嘩之地，但似乎又在重複著信息編碼與解碼的循環論證。因此，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得不保持謹慎態度去甄辨信息，使得「閱讀文學」(Reading Literature)的人文體驗變成了處理、保存、傳遞乃至加密「編碼信息」(Coding Information)的技術環節。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 1930–2019)曾在《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中指出，在後現代主義思潮影響下，文學批評放棄曾經的審美標準並呈現多元意識形態趨勢，很大程度上衝擊了傳統文學經典的價值。⁶⁹相較於經典的中國文學研究，文學信息學這一研究理念更多是起到開拓視閥、填補空白的作用，而如何管理愈加繁複的文學信息也成為新時代難題。

69 哈羅德·布魯姆著，江寧康譯：《西方正典》(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頁20。

結論

本文基於域外中國文學史書寫與中國文學研究著作，探討信息視閥下的中國文學的研究現狀，認為這一研究視閥充分體現跨學科研究的優勢，實踐跨文化的比較和對話，適宜於呈現出更為現實而豐富的中國文學景觀。漢學家採取「信息」視角，以信息歷史學為主導、以解構思潮為核心、以語文學為過渡，搭建理論基礎；由此審視信息視閥下中國文學的再呈現，分析文學的物質性轉向，將文學信息置於政治、經濟等多元語境下討論，考慮文學類別及時空範疇的延展，探析信息負累問題，屬於積極而創新的有益嘗試。儘管信息視閥下的中國文學史建構難免存在些許問題，但不同的敘述角度或許也能為新時代背景下中國文學研究的革新與發展提供一些新思路。將「信息史」視為中國文學研究的新途徑，可謂是海外漢學的「發明」。

引用書目

中文書目

- 方秀潔著，周睿、陳昉昊譯：《脚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別身分、能動主體和文學書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年。
- 王宇根：《萬卷：黃庭堅和北宋晚期詩學中的閱讀與寫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 王旭東：〈信息史學的研究概要：定義、學術史脈絡和理論建構的主要內容〉。《國際史學研究論叢》第1輯，頁275–29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 ：〈信息史學建構的跨學科探索〉。《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7期，頁159–185。
- 王敏：〈《劍橋中國文學史》與新文學史學〉。《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頁91–98。
- 王德威主編，張治等譯：《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臺北：麥田，2021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
- 田曉菲：《塵几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石靜遠（Tsing Tsu）著，林華譯：《漢字王國：讓中國走向現代的語言革命》。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
- 伊維德（Wilt L. Idema）著，張惠英譯：《朱有燉的雜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 何谷理（Robert E. Hegel）著，劉詩秋譯：《明清插圖本小說閱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
- 周啟榮著，張志強等譯：《中國前近代的出版、文化與權力（16–17世紀）》。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
- 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著，江寧康譯：《西方正典》。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

- 柯馬丁 (Martin Kern) 著，劉倩譯，楊治宜、梅麗校：《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 柯馬丁著，郭西安編，楊治宜等譯：《表演與闡釋：早期中國詩學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 年。
- 韋勒克 (René Wellek)、沃倫 (Austin Warren) 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年。
- 倪健 (Christopher M. B. Nugent) 著，馮乃希譯：《有詩自唐來：唐代詩歌及其有形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
- 孫康宜、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主編，劉倩、王國軍等譯：《劍橋中國文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年；臺北：聯經，2016–2017 年。
- 馬海良：〈後結構主義〉。《外國文學》2003 年第 6 期，頁 59–64。
- 曼紐爾·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著，夏鑄九、王志弘等譯：《網絡社會的崛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
- 曼紐爾·卡斯特著，夏鑄九、黃慧琦等譯：《千年終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 曼紐爾·卡斯特著，夏鑄九、黃麗玲等譯：《認同的力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 梅維恆 (Victor H. Mair) 編，馬小悟、張治、劉文楠譯：《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 年。
- 陳蘊沅著，周睿譯：《逍遙與散誕：十六世紀北方貶官士大夫及其曲家場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 年。
- 墨磊寧 (Thomas S. Mullaney) 著，張朋亮譯：《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 年。
- 墨磊寧著，賴皇良、陳建守譯：《中文打字機：機械書寫時代的漢字輸入進化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3 年。
- 鄧津華：《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想像 (1683–189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年。
- 關詩珮：《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 年。

外文書目

- Blair, Ann. *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Castells, Manuel.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lden, MA: Blackwell, 1996.
- . *The Power of Identity*. Malden, MA: Blackwell, 1997.
- . *End of Millennium*. Malden, MA: Blackwell, 1998.
- Chang, Kang-i Sun, and Stephen Ow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Chang, Kang-i Sun, Haun Saussy, and Charles Yim-tze Kwong, eds.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Chen, Jack W., Anatoly Detwyler, Christopher M. B. Nugent, Xiao Liu, and Bruce Rusk, eds.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 Chiu, Elena Suet-Ying. *Bannermen Tales (Zidishu)*.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 Chow, Kai-wing.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Coderre, Laurence. *Newborn Socialist Things: Materiality in Maoist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 Colebrook, Claire. *New Literary Histories: New Historicism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 Connery, Christopher Leigh. *The Empire of the Text: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Washington DC: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 Denecke, Wiebke, Wai-Yee Li, and Xiaofei Ti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000 BCE–900 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Duguid, Paul. “The Ageing of Information: From Particular to Particulat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76.3 (2015): 347–68.
- Egan, Ronald C. “Ming-Qing Paintings Inscribed with Du Fu’s Poetic Lines.” In *Reading Du Fu: Nine Views*. Edited by Xiaofei Tian, 129–4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0.
- Fong, Grace S. *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 ed. *Ming-Qing Women’s Writings*. Accessed July 25, 2024. <https://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

- Foucault, Michel.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Edited by Paul Rabinow.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 Gleic, James. *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2.
- Goodrich, L. Carrington,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 Harvard University, Academia Sinica, and Peking University, eds.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 Accessed January 1, 2018. <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bdb>.
- Headrick, Daniel R. *When Information Came of Age: Technologies of Knowledge in the Age of Reason and Revolution, 1700–18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Hegel, Robert E.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 “Book Review: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A History*.”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74 (2022): 281–85.
- Hobart, Michael E. and Zachary S. Schiffman. *Information Ages: Literacy, Numeracy, and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 Hunter, Michael. *The Poetics of Early Chinese Thought: How the Shijing Shaped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 Idema, Wilt L. *The Dramatic Oeuvre of Chu Yu-Tun*. Leiden: Brill, 1985.
- . *Two Centuries of Manchu Women Poe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 Idema, Wilt L., and Beata Grant, eds. *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 Kennerly, Michele, Samuel Frederick, and Jonathan E Abel, eds. *Information: Keywor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 Kern, Martin. *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in Shih-huang: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0.
- . “The Odes in Excavated Manuscripts.” In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Edited by Martin Ker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149–93.
- Knechtges, David R., and Taiping Chang, eds.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Leiden: Brill, 2010–2014.
- Lewis, Mark Edward.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 Li, Wai-ye.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Things: Literature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 Lo, Irving Yucheng, and William Schultz, eds. *Waiting for the Unicorn: Poems and Lyrics of China's Last Dynasty, 1644–191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Lu Xiaoning. *Moulding the Socialist Subject: Cinema and Chinese Modernity, 1949–1966*. Leiden: Brill, 2020.
- Mair, Victor H. “Book Review: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A Histor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eptember, 2022. Accessed September 30, 2022. <https://u.osu.edu/mclc/book-reviews/victor-mair/>.
- .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Mair, Victor H., Nancy S. Steinhardt, and Paul R. Goldin, eds. *Hawai'i Read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 Marcus, Leah S. *Unediting the Renaissance: Shakespeare, Marlowe, Milt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Mullaney, Thomas S. *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7.
- . *The Chinese Computer: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24.
- Nienhauser, Jr., William H. ed.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2 vol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1998.
- Nienhauser, Jr., William H., and Michael E. Naporstek,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ang Dynasty Literat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22.
- Nugent, Christopher M. B. *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 Nunberg, Geoffrey. “Farewell to the Information Age.” In *The Future of the Book*. Edited by Geoffrey Nunberg, 103–3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 Pines, Yuri. “Book Review: *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in Shih-huang*.” *Bulletin of the Jao Tsung-I Academy of Sinology* 1 (2014): 443–51.
- Rusk, Bruce. *Critics and Commentators: The Book of Poems as Classic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20.

- Stevenson, Mark, and Wu Cuncun, eds. *Homoeroticism in Imperial China: A Sourcebook*. London: Routledge, 2012.
- Tan, Tian Yuan. *Songs of Contentment and Transgression: Discharged Officials and Literati Communities in Sixteenth-Century North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0.
- Teng, Emma Jinhua.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 Tian Xiaofei. *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The Record of a Dusty Tab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 Tsao, Joanne. *The City of Ye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Landscape*. Leiden: Brill, 2020.
- Tsu, Jing. *Kingdom of Characters: The Language Revolution that Made China Moder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22.
- Turner, James. *Philology: 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Volpp, Sophie. *The Substance of Fiction: Literary Objects in China, 1550–177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 Wang, David Der-wei ed.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7.
- Wang Yugen. *Ten Thousand Scroll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Poetics of 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Wellek, René, and Austin Warren, eds.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42–1956.
- Wilkinson, Endymion ed. *Chinese History: A New Manua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2017.
- Yoshikawa Kōjirō. *Five Hundre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 1150-1650: The Chin,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ranslated by John Timothy Wixt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